

顺从天气

贾平凹散文全编

2002~2012

贾平凹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全新修订珍藏本

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光芒

做一个善良的人，自在欢喜

贾平凹



顺从天气

贾平凹

散文全编
2002~2012

贾平凹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顺从天气 / 贾平凹著. —2版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(贾平凹散文全编)

ISBN 978-7-5387-5374-5

I. ①顺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3030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选题策划 李天卿 郜玉乐

责任编辑 李天卿 郜玉乐

装帧设计 李斌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顺从天气

贾平凹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[weibo.com / tlapress](http://weibo.com/tlapress)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235千字 印张 / 18.25

版次 / 2017年6月第2版 印次 /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0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沙家浜记 / 1	《文翔凤十五郎弟子御邊・藤原孝文御坐一》
在“贾平凹文学艺术馆”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/ 3	001、新客特
握手 / 4	002、呈 平
飞龙在天 / 6	003、平上
悼巴金 / 8	004、平上
《李育善散文集》序 / 10	005、夫也
泥土的形状 / 12	006、平上
活人真是难事 / 14	007、平上
看展览 / 16	008、平上
好的文学语言 / 18	009、平上
大唐芙蓉记 / 25	010、平上
大红袍记 / 27	011、平上
读诗能耐热 / 28	012、平上
读刘长春的散文 / 31	013、平上
游悟真寺记 / 33	014、平上
《贾平凹小说精粹》前言 / 35	015、平上
在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“红楼梦奖”上的获奖辞 / 36	016、平上
在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的获奖辞 / 39	017、平上

拴马桩 / 42

《贾平凹语画》序 / 46

《废都》再版序 / 48

贾 三 / 50

我说柏雨果 / 52

《贾平凹长篇系列》序 / 54

小记晓雷先生 / 55

《优雅的汉语·影响了我的三十二篇美文》序 / 57

《一生的文学珍藏·影响了我的五十篇散文》序 / 58

荞麦园 / 60

李 星 / 62

王志平 / 65

我有了个狮子军 / 68

经过豆沙关 / 72

在《秦腔》首发式上的讲话 / 75

食 神 / 77

读李宗奇散文 / 79

沈从文的文学 / 83

——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讲演

说钟铤书法 / 92

《奢侈心情》序 / 93

《天气》序 / 94

——给责编的信

从棣花到西安 / 96

六棵树 / 100

天 气 / 109

松云寺 / 110

药王堂 / 112

写给母亲 / 113

走了一趟崂山太清宫 / 115

四月三十日游青城后山 / 117

一块土地 / 118

走了几个城镇 / 126

定西笔记 / 139

说棣花 / 192

又上白云山 / 202

在二郎镇 / 209

不能让狗说人话 / 214

吃面 / 216

震后小记 / 218

说《黄河魂》 / 222

说铜仁 / 223

钟国康 / 224

民歌红梅 / 226

画家王金岭 / 228

说宋艳刚的摄影作品 / 230

读《陈礼忠寿山石雕刻艺术》 / 232

小记怀一 / 235

《陕西散文》开篇语 / 237

寻找商州 / 238

《高兴》后记 / 240

《古炉》后记 / 259

《海风山骨——贾平凹书画作品选》序 / 268

关于写作 / 270

——致友人信五则

从“我”走向“我们” / 270

——致友人信之一

好好说你的话 / 272

——致友人信之二

要控制好节奏 / 273

——致友人信之三

精神贯注 / 274

——致友人信之四

不要写得太顺溜 / 275

——致友人信之五

我们的文学需要有中国文化的立场 / 277

面对当下社会的文学 / 280

——在咸阳的报告

沙家浜记

沙家浜是常熟的一个古镇，以建在芦荡之中而与众不同。镇不大，人家相对筑屋，后门通河，前门是街，街巷就极其幽深。路面又全然铺就了石板，石板与石板并不严实，故意留着空隙，能看见下面活活流水，似乎整个镇子就浮在了水上。从街往里走，看两边屋舍，大都两层，木头横七竖八，结构巧妙，人多各倚栏临窗，软语呼应。有旧寺数座，混杂于商铺之间，唯独门前蹲有石狮，石狮不威严，喜庆状可掬。也有老桥，连扯左右，荷就钻出石罅，近旁就是茶肆饭店。进去坐下，茶要碧螺春，饭要卤汁面，正端详灶是不是七星灶，壶是不是老铜壶，忽后窗外咿呀声响，一小船靠近，船上人和屋里人打情骂俏，便得一篓鲢鱼递进来。鲢鱼是稀罕物，水质好才能生长，鲢鱼也正是这里的特产。连呼煎炸一碟来呀，却有黑鹳白鹭就站在后门栏上，而三朵四朵芦絮飞进，上下飘浮，用手不可捉拿。

时不时听人唱阿庆嫂，京剧味不足，但极投入。寻声步入一条短巷，唱却息了，而巷外湖荡汪洋，风正紧，水面微皱，芦絮起落如云。岸边排列无数船，其状似偌大的鞋。顺脚上去，摇橹的大嫂问去哪儿，说句船到哪儿人到哪儿吧，船就箭一般驶进芦荡。进了芦荡才知神秘莫测，河道密布，港汊纵横，沿一处深入，芦苇愈来愈高，凉气袭身，万籁俱静，只听得橹声和蜂鸣，有几分惊奇也有些许紧张，想武陵桃源莫过如此吧。七拐八拐，已迷失了方位，却恰遇骤风，一时芦苇前呼后

拥，一尽线乱。在乱中，却看见了远处栈桥和桥端的芦亭，亭中有人吃茶说话，只听得一团喻声，分辨不出话语。约几分钟，风软下去，悄没声息。继续前进，道越来越窄，水越来越深，湖苇倾斜得不能摇橹，江苇扑撒在船头，便看清了水中游鱼，而头顶上水鸟乱飞，一时有了奇思，这鸟入水为鱼，鱼出水为鸟，是相互转换的吗？得意自己不是诗人却有了诗情。

游了一次沙家浜，再也忘不了江南的这个古镇，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和水中浩浩茫茫的芦苇。

在“贾平凹文学艺术馆”开馆仪式上的讲话

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老师、同学们：

建筑科技大学建立“贾平凹文学艺术馆”，从我得到消息到今日揭牌开馆，我一直处于大意外和大惭愧的意识中。因为我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写书人，似乎以写书有一点名而已，但是写的书能不能传之后世，时过境迁还有没有人阅读，这还是个未知数；再一点，成名也不代表成功呀！所以，建立这个馆，我承受不起，我汗颜和羞愧。当得知要建时，我曾惊恐不安和反对，但这是学校的决定，我无力去改变，我只能视作这是建筑科技大学对我的厚爱，是社会众多读者和同仁对我的支持。在此，我以虔恭之心，感恩供我生活和写作的这个时代，感恩建筑科技大学这一块风水极好的土地，感恩建筑科技大学的领导和师生，感恩为这个馆付出辛勤劳动的设计人员、筹建人员、施工人员以及社会上关注它的所有读者朋友！

馆建起来了，它是学校的一座建筑，它记载了一段历史，凝聚了社会的一种企盼，但我看它是我的钟鼓楼，我看着她就深感到巨大的压力，似乎能听见晨钟暮鼓在催我不得懈怠，不得沉沦，不得止步。我将以我最大的努力去工作去写作，做出成绩，以至于不辜负这个馆，不被后人耻笑，不被历史嘲弄。

再一次谢谢参加揭牌开馆典礼的朋友们！

2006年9月23日

握手^①

当人的生命进入到五十岁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太张狂，你开始敬畏，全身心地感激着来自江河、大地和星界的神灵的恩赐。二〇〇三年一月十七日这一天，就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日子。在这个好日子里，我向建筑科技大学祝福，向大家祝福，也向自己祝福。刚才进校时，我看到路边的树是那样的精神，有一块护栏却有些弯了，我真想去把它扶正，这样的感觉以前是没有的。我知道我现在成了人文学院的一员，成了建筑科技大学的一员，我有了自家人的心态。

建筑科技大学创建人文学院是一种雄心和胆识的表现，也是一种实力的展示，名校的意识和建设名校从每一件具体事情上认真做起的精神，使我感到振奋，也受到感动。我能被聘用，在此我向校方领导致谢，向全校师生员工致谢！

被聘用使我有了一份荣幸，也同时有了一份责任和一份巨大的压力。古语讲“女为悦己者容，士为知己者死”，学校对我如此信任，我是有些害怕了。以前，有别的学校聘任我去做教授，我写了一句话：百无聊赖何言教，一事无成怎做授。现在，不但要做教授还有一个院长的名称，我真的不知所措！如果说我的名气大，那是在文学界，而且“名既大，谤亦随焉”。在性情上，（我）也是“健则行，倦即睡耳”，

① 本文系作者就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时的讲话，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是个随意性很大的人。所以，我在此声明：一方面，我水平低，生疏教学，更不善做行政，希望大家不要对我期望过高；另一方面，我将以我最大的努力，发挥我最大的长处，即依靠大家，信赖大家，把该做的事做好。我虽然没有盖鸡窝盖成了大楼的本事，但我绝不会在盖大楼时盖成了鸡窝。

飞龙在天^①

几年前，一个极平常的日子。认识了徐德龙，知他是一位大学教授，一个大学里的校长。也许是我们都属龙，年纪相当，也许是气味相投，就有了第二次，第三次。多次的见面后，相互就没有了客套，留下了坦诚和情意。徐先生学识渊博，为人谦和儒雅，是彬彬君子一类，但办事干脆利落，不婆婆妈妈。他留过洋，有西方人的认真和严谨，还有中国南方人的机敏，更有着西北人的宽厚和刚毅。一个搞粉体工程研究的人，可偏偏又喜爱《论语》《易经》，喜欢文学艺术，科学精神中又多了一份人文思想。把个大学办得虎气生生，实在是叫人企羨。

《易经》上说：“飞龙在天。”在天就要飞，飞就须得胸怀广阔，有高远的眼界。可儿飞千里总是心系母亲，他回到了祖国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大西北，回到了培养他的母校。他从事的粉体工程研究太深奥，我不懂，我只是听人说，他用自己的研究救活了一批水泥厂，还有人，人的生活，人的精神。

我说过“要了解中国，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农民”。而要看中国科学文化的高深程度，最重要的，我想得看中国的大学教育。人都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其实学校里的先生们才是真正的人的灵魂精神的工程师。大学是培养尖端人才的地方，更是熔铸人的精神灵魂的八卦炉。有什么样的大学，就有什么样的老师；有什么样的老师，就有什么样的

① 此文是作者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徐德龙院士专著《学海泛舟》一书所作之序，文字略有修改，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人才出炉。

我虽然在几个大学里应聘过教授，可心里总是诚惶诚恐的，就写过一句话：百无聊赖何以教，一事无成怎做授，对大学教授是充满着敬慕之心的。像徐德龙做个大学的校长，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所以他总是弓着个腰，走路像小跑。

看了徐校长的专著《学海泛舟》，就了解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发展的历史，尤其是这几年的变化，更了解了徐德龙躬身小跑为了个啥。《易经》还说：“见龙在田。”田就是大地，搞建筑的是离不开土地的。有了土地，在田的龙才能飞跑。大学的地就是教学科研，就是老师学生；大地生养着万物生灵，大地也有着惰性。惰性就生出了破烂伪校舍，生出了低水平的教育，蚀掉了创新精神。我常想，大学扩招，效益好了，如果教学质量跟不上去，那可是误国误民的事情。领导忧心忡忡，老师忧心忡忡，家长学生更是忧心忡忡。人们用从口里抠出来的钱，把孩子送进大学念书，要是学不下东西，谋不下个生存之道，那才是把刀子往人心上扎哩。徐德龙和西建大这几年搞的五大跨世纪奠基工程，尤其是把教育教学质量当作第一要务，是有功于国家的责任，也实在是积德行善之举。

说到专业建设，学科建设，我是个外行，我只知道各种科学是人的不同法门，法门虽然不同，但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。搞文理渗透，照我的理解就是要打通人的各个法门，别的就不敢多言了。

当人的生命进入五十岁的时候，就不会太张狂了，开始学会敬畏，开始全心全意地感激来自江河、大地和星空的神灵的恩赐。徐德龙已是到了知天识命的年龄，又在他从小就厌恶的“官场”（校长也是官嘛）。他说他这是一种不遂心愿的转折，“潜龙勿用”要看在啥事情了。是龙就得飞，飞就得“顺天应人”。天人感应了，就能飞起来，天人合一，就会飞得高，飞得自如了。祝徐德龙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飞上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2003年2月28日

悼 巴 金

鲁郭茅巴老曹，我只见过巴金。现在巴金去世了，文学的一个时代结束了。

巴金说过：为什么需要文学？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，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，带来勇气，带来力量。这是巴金的文学观，他的作品无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，还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《随想录》，一直在震撼着文坛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。几代文学人都受到他的影响，我也是熟读他的作品走上文坛的。

古人有“游名山，读奇书，见伟人，以养浩然气”之说，一九九五年，我去了杭州，偶尔得知巴金在西湖边疗养，便想去看望他。但那时他说话已含糊，行动不便，一般不见人的，当我被允许后，我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巴金在园子里转了一圈，那天阳光非常好，满园子的绿树红花，我想，巴金属龙，我也属龙，他整整大我四轮，是爷爷一辈的，这个衰弱的老人，翻江倒海了一生，他是我的导师，我推动的是文学之车。

以后的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关注着巴金的身体，各种消息不断地从上海传来，我也曾被邀请去庆祝他百岁生日的集会，送上了“耸瞻震旦”的条幅。我之所以每写完一部长篇就交给《收获》发表，也都是因为巴金是《收获》的主编，虽然他已只是名誉主编，但他的文学精神依然是《收获》的灵魂。

巴金的人格非常高贵，他一生激情，坦率，真诚，善良，是他敢在八十年代初对历史回顾与反思，是他敢出面保护年轻的作家，是他建议和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建成，是他仍在建议建立“文革”博物馆。他是道德文章的典范，是当代文学的良心。

巴金现在大行而去，愿他的灵魂安息，他的精神会得以长传，中国文学也还将得到繁荣进步。

《李育善散文集》序

我是棣花人，李育善也是棣花人，我们两家相距十里地，一条小河从他家门口一直流过我家门口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还是农民的时候，常常去他们那条沟里砍柴从村子里经过，很眼红家家屋檐下堆放的南瓜豆角和晒在席上的柿饼。李育善比我小十多岁，我想那些年肯定见过他，他或许流着鼻涕就站在一畦萝卜地边，因为我们从沟塬砍柴回来，总要偷拔萝卜吃，村里的孩子便得守在地边，胯下卧着一只狗。

商州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很多，已有数十人到西安发展，而本土仍不断冒出新人，那里也就不断举办一些文学活动。我和一些在西安的商洛籍作家回商州过多次，商洛市府具体接待的都有李育善，我只知道他是位处长，偶尔问起他是哪里人，才晓得他是棣花的。棣花是出过许多处级厅级干部的，但像他那么年轻，已在市府处级岗位上干了多年，还是让我惊喜不已。但从认识之后的几年里，我仍不知道他也在从事着业余文学创作，他从未说过，或许搞创作的人太多，也没人给我提说，我对他的印象依然是笑笑的，不大吭声，但事情安排得条条有理的一个处长。

《美文》杂志终审这一期稿件，里边有一篇署名李育善的作品，我问作者是哪里的，编辑说是商州的，我好奇：李育善也写文章？编辑说这是从自由来稿中选的，写得很好。我是《美文》主编，李育善既是我的同乡，又与我认识，他没有将稿件直接寄我，我感动了他不想通过关系发稿的行为。经过了解，我才知晓他其实一直都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写作，在别的报刊上也已发表过相当多作品。棣花人的性格我是清楚